周易宗義

周易宗義卷之十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上繫辭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

物之数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程敬承曰此承上章擬議成變化說來大意謂人之用易不外揲蓍求卦之法而蓍法之變化即天地之變化蓋大衍之數原從天地之數而得揲蓍之法即大衍之數之用也夫圖數只一陰陽耳聖人衍而用之蓍法亦只是陰陽之變化耳五十而必虛一變化也分二而必掛一揲四而必歸奇變化也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皆

天地之數也三百六十變變化化也萬有一千五百五十千變萬化也當期當萬物皆天地之數也成易成卦小成變化之端引伸觸類變化之極畢能事而酬酢佑神變化之妙用也總皆天地之數也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蓍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變化之道即是神此指蓍法之變化爲神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

張雨若曰易爲揲蓍求卦而作然蓍數原於河圖故首即河圖論之而後舉蓍策之數與夫求蓍之法贊之以

示夫天下萬世之用易者要曉此章不是推畫卦源頭乃是明蓍數本末處齋謂此爲易數而發孫吳江所謂數起於天地由圖而載法備於聖人由圖而出者得之首兩節是箇圖說天地之數也大衍句正指蓍策大衍之數也自分二至能事畢矣皆言揲蓍以求卦之法而顯道節則語其法之功用足以酬酢而祐神與前數之功用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相照應然節揲蓍求卦內意也末節總歎其爲神見易之作起於自然非聖人所能爲也

吳因之曰天一地二九節詳敘數法全把變化二字作

骨言河圖之數具造化之功用是固極其變化了至衍
河圖中宮之數而爲揲蓍之數則有四營又有十八變
有引伸又有觸類所以畢天下之能事而有功于神人
豈不極其變化之至乎
張雨若曰天一地二兩節逐句逐字却是就河圖上指
天畫地說箇分曉非泛論道理之文即是河圖的圖說
也總只是這箇自一至十之數上節分屬天地意已盡
了下一節只是重把此數分來一看積來一看而積之
說就是天地間變化鬼神總之不出此數自此而五十
而四十有九而三百六十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都從

圖中衍出可見圖者易之祖宗也又要曉得天地間只
是一箇理做主一團氣化渾淪理與氣打成一片數只
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如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
一日有十二時只是一氣流行其間略有箇節次如此
非真有此數圈子寄寓在天地間做造化之主宰也
按天地之數隱於無形本不曾有此一二三四等項數
目然陰陽自然之節限總不出奇偶之次第故其分屬
若此此處且分別其爲天地之數註中中五爲衍母即
說下文大衍之數自此圖衍出來一二三四爲四象之
位等語是說下文乾坤二篇之策自此圖計出來且未

可露出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者六老陰數在一老陽位外七少陽數在二少陰位外八少陰數在三少陽位外九老陽數在四老陰位外各以陰陽之類相錯於外也　張雨若曰河圖五數原卽是天地之數但當初羲皇雖得此圖數作易後來人却不知道故夫子據了圖中圈子歷歷指點區別出來大抵陽氣輕淸其數奇故凡奇皆屬天陰氣重濁其數偶故凡偶皆屬地圖數只是氣之痕迹微爲少著爲多然天地五數各分微著不然是十多于五矣仔細論來天地之數又只止於五其六七八九十不過一二三四五之下半截耳至宪

竟之五只在一二三四中三四又只在一二中二又只在一之中一之祖曰無而已深思之令人真有箇欲忘天地意思　吴因之曰首言河圖之數皆天地之數正見岡數卽造化意下面相得有合成變化行鬼神根子全在上節先要把上節意思看得好言憑他左來右去交錯互見都是天地都是造化　游讓溪曰嘗觀河圖之位與數蓋天地之法象無不具焉自一至十天地之全數也一六居下云云五十居中大塊凝聚於中四氣順布於外此天地行氣之象也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此五行專氣之序也以四象之位連四象之數

而互藏其宅此陰陽無始之象也陽始於北而終於東南在内皆陽之位而在外者陰之數也陰始於南而終於西北在内皆陰之位而在外者陽之數也此四時消息之象也天地之撰理實主之而數者理之紀故理無形而數可知此河圖之所昭示也

張雨若曰上面把河圖分别明白此則揔而兩之曰天數五地數五又積而計之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五十有五兩段雖有分積之説其實相得而有合正是成變化而行鬼神此處意已盡了下文但明言之耳非謂相得而有合了然後去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不

曰五數曰五位者數在圖中原有定位且以位說相得有合尤易見耳相得以序言如一居先而二次之之類是也有合以配言如一生水而六成之之類是也其實只是聖人看得如此圖數何嘗有次第配偶於其間上面分天地之數五只是就奇偶分之至二十有五是把奇之細數積起看三十是把偶之細數積起看五十有五又是摠把奇偶之細數積起看其實不過只是上面五數是數也即所謂相得有合者也就此相得而有合處所以成變化者在此所以行鬼神者在此此處變屬陽化屬陰與前後不同鬼神即變化自有屈伸往來而

名之則曰鬼神耳初非有兩物也數何以成之行之蓋變化鬼神只是箇陰陽奇偶陰陽奇偶又不過是自一至十之數故着此所以三字正指圖中之數言也五行物物都有如虛齋說甚透即元亨利貞之謂但不可以四時當之四時以行之序言此以生之質言大不同又要知成即生之結裹處只是上下半截看一三五之生水木土陽之變也而六八十之陰則化而成之二四之生金火陰之化也而七九之陽則變而成之變生於天者化成於地化生於地者變成於天變化不於此而成乎一二三四五之生數來而伸也而就生數之中方出

者爲來既生者又爲往六七八九十之成數往而屈也
而就此成數之中方成者爲來既成者又爲往來者向
有而爲神往者向無而爲鬼鬼神不於此而行乎　蔡
虚齋曰天一地二兩節當作一片混淪看葢天一節既
零碎説就繼之以天數五地數五而着一句五位相得
而各有合把前面數略説出主意了然後只總計而説
出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一句明白此是造化之秘也
河圖之數盡是天地之數也　吳因之曰相得有合重
有合上相得特原起之辭耳言這五位原是秩然有序
陰陽各得其分于是陰得陽以爲偶而不患於獨陰不

生陽得陰以爲偶而不患于獨陽不成兩相配合之妙
出乎其間矣惟相合則天數合于地地數合于天天地
之數已完全大備而無遺舉天地之全數而不出于有
合之内豈不足以成變化行鬼神乎
程竹山曰成變化非以此數能生成水火木金土也生
成者陰陽而此數所以發陰陽之義者故能成之鬼神
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生成只在奇偶上見得
屈伸往來只在生成上見得講行鬼神處只將生成發
屈伸往來便了不必更涉變化字葢生成即變化無二
理也有合只在相得中抽出行鬼神只在成變化中抽

出觀兩而字可見郭青螺曰變化在陰陽似無成迹可見而盈虛消息之機可驗於物生之榮枯生悴故於變化上着介成字然究其所以變化處屈伸往來有迭運而莫可端倪者故於鬼神上着介行字成變化而行鬼神全在相得有合上天地間惟兩故化惟一故神兩相得而各有合神化豈可勝窮哉要深味所以二字

折衷曰五行物物都有資始時屬水故爲一流形時屬火故爲二向於實則木故爲三實之成則金故爲四擧全體而言則爲土故爲五而居中此五行本數也其六七八九十者乃生數之副耳猶一之一二之二意也故

曰一變六化之化七變非謂一既生水直待二三四五都一一生了方六以成之也此即虛齋說而槩括之者按大衍之數承上河圖而言此數之祖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制筮焉取其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而大衍之其數得五十即此五十之數置一不用其用四十九不用者乃所以爲不用之用也其始平分而爲二則象兩而兩儀列矣取右一策懸掛于左手小指之間則象三而三才立矣隨取左右之策四四而揲之所以象四時也隨取左右所揲之餘歸而扐于左手三指之間所以象積月之餘之閏也餘者歸而四十有九之策盡於此矣

然後別起一扐象再閏之後別起積分也掛扐已備其揲過去的似皆無用之策然就此過揲見存尸數總六爻而計之則爲乾坤之三百六十可當期日矣又總六十四卦凡陽凡陰之爻而計之則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可當萬物之數矣玄矣哉衍之爲法也卦爻之變化天行之功用萬有之生成豈離夫五十虛一之神乎是五十虛一者蓍數之所以効易變之所以成也故以一變言則四營成易以十八變言則成卦以九變言則八卦而小成引其變之端而伸之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觸其變之類而長之則每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夫其

始不過四營耳變變化化變無窮用亦無窮天下之能事不已畢於此乎至於道顯行神云云此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者也此尸變妙用之極與數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何以異故曰知變化云云變化者衍也深賛夫衍之玄也夫　陸庸成曰五位是生數是參兩之所以定位也爲天地之正數五十者皆五所行故天地之數揔之五十有五併五位亦在焉其大衍之數則除五位而止曰五十又聽一不用者數生於一就五十之内又以一爲宗宗尊也有一之不用以統四十九之用故自分二卦一至于爲三百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

之變化而一不與焉以明十百千萬無非生於一然一不化而爲十百千萬也故一正用之所從出豈曰置之無用之地巳哉　象吉宋咸易難曰天地是自然之數大衍則推衍之數也五者蓍之小衍故五十者蓍之大衍衍毋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王註演天地之數所頼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當於物有之極也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京君明曰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乘實故

用四十九焉　張兩若曰衍必於中宮者圖從中起之
意且五爲生數之極衆五而一二三四該之矣十爲成
數之極衆十而六七八九該之矣故聖人起數以五爲
衍毋以十爲衍子者就毋數起子数布筭推積之謂小
衍之則一箇十而大衍之則五箇五各衍一箇十而爲
五十其實大衍者小衍之合也只一起事五十即是著
數耆生百莖而止取五十者所謂人事居造化之半也
其用用字直貫到底總言其用之妙虛一不用者只是
道數成不動故損一而爲用即邵子之學所謂動處起
數也啓蒙象太極之說不重　西山蔡氏曰虛一掛二

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
陰陽老少乃萬物各正性命於天地也在天地則虛其
一而爲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
所以知變化之道也然其掛一何也人與天地並立爲
三天地非人則無以裁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初掛
者人極之所以立天地因乎人也再揲三揲之掛者人
因天地以爲用也兼山郭氏曰乾坤稱九六而六子不
稱七八者何也曰九六有象七八無象也以卦則六子
之卦七八隱于其中而無象以畫則雖六子亦皆乾坤
之畫而六子無畫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得奇

者皆用乾之九得偶者皆用坤之六終無用七用八之道故曰九六有象七八無象也

小石呂氏曰大衍五十天地之全數也虛一天五之土也掛一地十之土也初掛不用何以掛也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一生一成必兩其四不掛一則僅餘五策而生成之用廢用掛則五九之數已併其虛一之土而奇偶之義乖矣初掛不用再掛後用何也曰初變之掛爲地十之土靜極而動氣質未成命在天也再變以後屬氣屬質各正性命而極行其中矣初變之掛四十九策之一再扐之掛巳屬四十八爻之數爻用九六不用七

八何也曰觀變玩占必於其動太陽始於一而極於九太陰始於四而極於六極則變變則動故占用九六凡蓍揲之以四一四爲奇爲陽二四爲偶爲陰陰陽過揲之策除掛一不入筭三變得三四一十二策是謂三奇三奇爲太陽九變得策三十有六是爲太陽者三乾之策也約凡得四者九是爲三三陽九之極故變若用七則得二十八策初二爻除得六四二十四策僅餘四策一奇不成老陽爻象乾所以用九不用七也陰策亦然所以用六不用八也

按四揲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

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
間而扐之也先左而后右者先天也象閏者積分而成
閏月也然歸奇之必有再扐者盖一歲氣盈六日朔虚
六日積三歲而餘日凡三十有六則去其六而用三十
日爲一閏積五歲而餘日又二十有四則合前六日而
又得三十日爲再閏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
分以爲後閏之始如揲尸四營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
起一掛以爲再扐之端也氣盈朔虚之說以三百六十
日爲一歲中數天行疾於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
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爲氣盈月行緩于日一歲月

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一十二朔常不足爲朔虛故一歲共餘一十二日積分者積餘而分爲一閏二閏也

余四明曰歸奇於扐以象閏一句扐字已兼初扐再扐閏字亦包三閏五閏但渾言未明白分配故又言五歲再閏二句以申其意也蓋厤法五歲之中有再閏故筮法五者之中亦有再扐或謂歸奇句在三年一閏上言再扐后掛在五歲再閏上言非是　盧中菴曰五歲二句見得再扐后又與造化相合如此非再變之例亦非明象閏之義也

朱子曰筴者尸之莖數曲禮所謂筴爲筮者是也　郭白

雲曰天地謂之數乾坤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也

洪覺山曰乾坤二篇之策者掛扐之外見存之尸數也易用九六不用七八故此獨以二老計乾坤六爻之策如老陽一爻過揲所餘三十六策合乾六爻筭來其策得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一爻過揲所餘二十四策合坤六爻算來其策得一百四十有四總之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也期之日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

胡雲峯曰前則掛扐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獨曰乾坤之策者猶用九用六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而獨於乾坤言之也　伊繼山曰此與下節策數皆生於四象者也尸數生於河圖之中數策數生於河圖之外數各有所準象者數法之妙也洪覺山曰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然此特自乾坤二卦言之耳通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二凡陽皆乾通以乾之策三十六計之總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亦

百九十二凡陰皆坤通以坤之策二十四計之總得四千六百八總陰陽而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合而觀之筮法之妙皆於造化之歲功有準焉非數也曷從而成之行之哉　沈德培曰前篇剛柔摩盪之變化一出乎易簡剛柔相推之變化一準乎三極然則今之蓍卦所象所當一一與三極合者夫豈非易簡自然之妙乎三節總是四營之事故下直接四營而成易一句雖云過揲之策即是揲之以四一項中策數也

項平菴曰此以是故發詞蓋接上文二篇之策而論揲

尸求卦之法於以總括一章之旨　朱子曰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卦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蓍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爲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爲一卦也

旣言成易成卦矣又言八卦者有内體而後有外體由小成而後爲大成盡其序也　蔡虛齋曰上言一變遂承勢說到十有八變句中間内體一節未及發也故翻足之以此句此句實帶上文其引而伸之乃更端向下文矣　程竹山曰此兩條似重一變字四營而成易者

一變也十八變成卦者十八變也八卦小成九變也變之所在正卦之所由成也引伸節又是成卦之終考變占也

余四明曰引伸觸類只是一意俱是已成六爻后事天下能事依啟蒙作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吉凶悔吝便是天下能事不作成天下之務說　羅氏曰此主卦變說視變不變以爲動靜盖變得多則不變者爲動而變者爲靜變得少則變者爲動而不變者爲靜皆以變言乃變動之變也

盧中菴曰引伸據一卦之變說觸類是觸引伸之類而

長之比度擬議推廣將去則卦卦皆可變也一卦可變爲六十四計其變數非四千九十六卦乎非眞六十四卦外又有許多卦方定吉凶畢能事也　郭青螺曰尸用其變妙處全在引伸觸類畢能事故復着此數句引如引水之引謂加長也伸謂舒展之也以此抵彼曰觸物之相同曰類長謂增益之也畢猶言盡也　天下之事已矣何以云天下之能事盡天下事皆是人所能爲的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故謂之能事　陸庸成曰引伸觸類非待人之能也此十八變者逐爻之端可引如變在某爻則旋引而之彼卦之爻逐卦之爻可觸如變爻

與某卦之爻類則旋觸而卦卦之類無窮故卦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也道者能事之所以然德行者能事之當然顯而神之者使之然寔不知其所以然

語類曰此是說蓍卦之用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由取決於蓍既知吉凶便可以酬酢事變神又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著見便是易来佑助神也

程紀道在天德行在人在天者幽顯道闡幽也在人者顯神德行微顯也道一而已順則吉逆則凶是其所以順逆之而成吉凶者爲道非吉凶卽道也神德行卽鼓舞盡神之謂如或吉或凶因數推出來自然一趨一避

脚輕手快行得順便故曰神德行如是則若告百姓以吉凶而顯與之相應對者可與酬酢也李鼎祚曰先舉為酢報答為酬應答萬變之謂也若鼓百姓以趨避而黙與之相贊助者可與祐神也本義謂祐神化之功則神非指鬼神明矣本義曰詞曰數皆從揲尸所值之卦爻說來郭青螺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豈不是顯道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豈不是神德行顯道固所以神德行此語意原一串說下只就尸變言

程敬承曰通章節目雖多其大綱尸二語盡之前言天地之數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后言聖人本天地之數

而大衍之有以盡天下之變化而佑鬼神要之成變化乃所以行鬼神酬酢乃所以祐神非兩層事蓋百姓顯蒙孰識吉凶非尸數之變若顯與之相應對孰神趨避故一酬酢足以成天下之變化而即此是神之祐也鬼神之行也噫又何神也經繹曰妙哉乎尸卦爲無爲而無不爲也無不爲而一未嘗爲也人知其爲而不知其所以爲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蓋致之也

按顯之神之而酬酢祐神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者而其始不過四營之法耳然則尸法之妙一變化也變化

者道也即神也故夫子贊而歎之非重要人知意言人知變化之道方知得他妙處頗似苟不固聰明聖知節意　陸庸成曰惟此尸策之數無不與天地間之數合故其成易成卦而引觸爲六十四亦皆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矣可見尸數即圖數也圖數即天地之數也天地之神見於變化而神之爲變爲化其理莫著于圖而用莫效于蓍能于蓍得數知變化之道者有不知神之所爲乎　又曰神妙變化而爲言故知鬼神之行即在成變化處蘇子曰神之所爲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爾變化之間神無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爲神則不

可又曰此章點醒人處全在成變化而行鬼神句天地間無非變化鬼神之妙用總天地之數其成之行之宛然可見聖人即數以用之蓍法其各有象準者若天地之數默運于法中故能成易成卦引伸觸類其顯道神德行處便是天地之變化鬼神蓍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發歎而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盖指蓍法之變化即是神之所爲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總承敎法而並贊其神也　王宗傳曰營求也用蓍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六老陰數六四而

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四少陽數七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策與二篇之策亦皆求以四而得之則易之書所以成於四營也　象言八者天地之體故小成之卦八大成之卦八八也天地之用六故爻止於六六十卦除四正體六六三百六也而策亦極於三百六所以象之也卦立則道見卦用則德行神妙變指陽化指陰爻者卦蓋自然之妙用也

通章總言天地因圖以蓍數所以啟聖人之獨智聖人

因數以作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大抵天地數之原也尸策數之衍也卦畫數之聚也河圖則所以洩天地之秘而開尸卦之先也此皆一神之所爲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

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程敬承曰此章承上章神之所爲句說來蓋自四營以下辭占象變俱有了辭占屬卦象變屬蓍至精至變已極變化之道矣尚未發明易道之所以神爲聖人極深研幾之功故直接上曰易有聖人之道四四者一之爲也有者無之歸也至精至變皆聖心之神之妙用也知此者其知神之所爲乎陸庸成曰前章言尸法生於河圖之數而變化一歸於神則神者非人之所能爲也聖

人之功幾泯矣功之泯者道不彰則所謂極深研幾吉凶與民同患與立象設卦係辭變通鼓舞這段精神總屬于空豈易能自告而蓍能自神耶故下三章隨繼之曰聖人之道曰聖人以此洗心曰聖人之意見易之神寔賴聖人而著也每章貫之以神俱是神之所爲句生出耳

此言聖人之道四欲人一一崇尚而不可忽也尚取也其字指聖人言是平時議論酬酢之常不關利害吉凶成敗者故尚其辭若事關成敗幾涉善惡須用剖析的則尚其占辭是概舉道理而言占則辭之已决有吉凶

可將者也制器亦只是常行事例不待思索裁度只據見成道理行將去的故尚其象若有一事偶值是非利害兩途未決須用商量經度隨幾應變的則尚其變象有一定之則變則象之未定者也以言不是空言是欲擬議其事也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制器器字只取有定理之意制乃心之裁制也凡事皆就規矩一如成器之制故曰制器卜筮是假借字只取決疑之意卜如卜相之卜筮如原筮之筮卜筮無非求合於至理非真以蓍龜言也孔子此處實兼動居兩端不專主筮易言下文問焉以言及參伍以變只就

筮易上發明耳　楊止菴曰作易之序有變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有辭而後有占學易之序有言因有動動而有成爲器言動制器求明則卜筮簡端曰易言四道而獨後占後之者重之也故下三節皆以占言　沈德培曰將有爲將有行二將字有味天下事有未然者其機寂而未然而將然則離于寂而已向于動有已然者其機顯而將然而猶未必然則涉于顯而尚屬于微故須用問易云云

林云問焉而以言當作問易之言朱註言是命龜之說當從受命即問焉之命如响言其應至速也聞之曰在

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以是心感以是理應故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莫測其所以然之妙也遠近兼時與地言幽則造化鬼神之不易明者深則人情物理之不易測者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言其周知而且速也至精者彖言其象文言其變上窮天道之懿下惟民故之原細微曲折縝密詳盡無所滲漏之謂也朱子學易篇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穉實待虛存體應用可味至精之意　耿希道曰物之來者遠自八荒之上深在六極之下吾能知之此則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所謂至精者也　陸肅成

曰至精者渾融合一之妙遠近幽深所不得而析亦不得而淆者也精故自深

潛雪松述曰且君子方其問焉而以言之時所用於蓍者既叅伍以盡其變復錯綜以明其數從叅伍之變而通之則陰陽老少粲然以明遂成天地之文也即錯綜之數而極之則卦爻動靜昭然以著遂定天下之象也若是者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此尚象之事而變在其中叅伍錯綜只是假借字眼不可泥殺朱子所謂叅伍如云什伍其民或相什伯之類非直三與五而已也最是叅伍以變凡變都是如此此

但就一變時說四營而成易了此時便有箇多寡之數必揲左之所扐者而考之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又揲右之所扐者而考之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就如算家又五箇五箇數也錯綜只是錯綜那參伍的凡六爻皆如此此亦但以一爻言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挈之三變既成此時奇偶既定以一變互於再變以再變互於三變格上一左一右交錯循看是之謂錯把這三變總起來看或三箇通是奇或三箇通是偶或是一奇二偶或是一偶二奇挈那一低一昂打總來看是之謂總參伍只是一變猶未通也至合三變而皆用此參伍則變通

矣文即老少之文遂成謂即成於通變之中錯綜只是
一爻猶未極也至合十有八變而皆用此錯綜則數極
矣象即動靜之象遂定謂即定於極數之中兩遂字不
可放過虛齋謂變到完處而天地之文已成數到完處
而天下之象已定最透至變只以不變形看自明變惟
妙於無方故能爲奇爲偶爲老爲少爲動爲靜而變化
不測如此非變則局於典要焉能與於此哉此指成文
定象　沈德培曰天地之文如日月星辰山川土石總
是陰陽老少之變變旣通則奇偶錯陳老少間雜宛如
天經地緯燦然成章天下之象不過陰陽動靜數到完

處則動靜已著宛如人事紛紜而天下之象遂定上云
通變成文雖已成陰陽老少之畫然此時安知老者爲
動少者爲動乎未定也唯極數然後象遂定
天地間陰陽變遷本無定在之可拘而消息盈虛自有
至理　於其間象變本此至理來所以變一通而文遂
成數一極而象遂定　胡氏曰至精者精之無以加也
至變者變之無以加也潘雪松曰非精則粗非至精則
猶未離乎粗非天下之至精則精猶可比擬非變則滯
非至變則猶未離乎滯非天下之至變則變猶可方物
此最剖得明

潘雪松述曰至精者無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無不同此豈象數之所能得哉盖有妙乎其間者矣易無思也無爲也方其未感言在册象在畫蓍在櫝寂然不動已耳及其有感則凡天下萬事萬物吉凶悔吉之理無有不通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神而又神謂之至神故寂然無時而不感感通無時而不寂精者精此也變者變此也　夫子欲形容其感通之妙故先以無思無爲起語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易之本體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妙用耳妙在寂而能感上究極其所爲感通處直是無思而

無不思無無爲而無不爲却原歸於無思無爲去呂藍田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洪鍾在簴叩與不叩鳴未嘗已寶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

沈德培曰人所憧憧而不得靜者非爲天下耶人所憒憒而不得通者非天下之故耶故者天下所固然也不動也其動者事變之日新耳亦天下所以然也至寂也其不寂者靜躁之迹象耳謂以未問未命未通未極言寂者境之寂也易之寂精之中又含精焉精之又精而能物焉變之中又包變焉變之又變而孕有焉故一發其緘一觸其機而遂通遠近幽深造化人事之故此誠

天下至神也神故無思無不思無不思而卒無思無爲無不爲無不爲而卒無爲非天下之至神安能妙萬物而無方如此哉　陸庸成曰章內前後四易字同前曰遂知來物遂成文遂定象便是遂通天下之故已含有神意不知其神全在寂然內推勘出寂然是形容不動之妙所謂洪鐘之音叩時即未叩體寳鑑之用照時即未照體惟寂故能無不通其無不通處常是寂此易之神所以無方神不在精變之外　按上四節首一節辭變象占雖云四者而其下文所論則皆占也自是以君子將有爲也至天下之至精言所占之事也自參伍以

變至天下之至變言占之法也自易無思也至天下之
神言占之理也

此承上章而言易何以若斯之至精至變至神也夫易
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或問如何是極深朱子曰
聖人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如所謂幽
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如何是研幾曰便
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個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
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
那茫昧時都處置了　蔡晉江曰辭以極天下之賾占
以斷天下之疑是聖人之所以極深也深本至精究極

而著之詞占則精貫乎人心之微而可通志矣變以求老少之端象以定動靜之極是聖人之所以研幾也幾本至變研窮而裁之象變則幾決乎萬事之宜而可成務矣

朱子曰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閉塞只爲道理淺若是深便能開通人志蓋當時之民遇事多閉塞不知所爲故聖人作易示以此理教他恁地如此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爲如此則凶而不可爲所謂通天下之志　又曰深在心甚玄奥幾在事半微半顯幾便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通天下之志

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也故其下對成務

程敬承曰志之弗通必有深求而不得其解者深一極於聖人而天下之迷者開矣故能通志務之弗成必有幾微而岐於兩可者幾一研於聖人而天下之怠者奮矣故能成務務以事之所就言　陸庸成曰註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夫極非極之使淺也深無不濬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著也幾無不中之謂研志不引之深路則不通務不協於幾宜則不成惟深惟幾即是至精至變自聖心言故曰深曰幾至于神不可得而二也故總之曰神不疾不行即由通志成務上見之

蔡汝柟曰極深研幾總謂之神神則聖人之於天道也非假思慮所及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若思爲在感通之前則感應皆思爲之擾便觸途成滯

按不疾卽上文遂字意只是說那通志成務處都不用人力耳程子曰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楊誠齋曰易何爲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爲治未亡知亡轉亡爲存自一心

而成天下之務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與變也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變而半武不出戶豈待疾而后速行而後至何爲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于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也

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爲神之所爲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

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

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程敬承曰通章專言卜筮只重興神物以前民用一句上章言易道之神皆聖心之神此即接上言聖心之神寄於神物之神洗心退藏與神物之本也其始則造化生之而其體則太極立之者也定吉凶成亹亹神物之

功用莫大矣合而觀之神物之興也上因乎天而爲則之象之效之下利乎民而爲示之告之斷之總所謂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用者也乃其本則聖心之神智先之矣

蘇紫溪曰此章書若層見疊出而其實天道民故盡之矣易之書原乎造化天之道也易之用周乎天下民之故也天人之理盡於太極太極之理具於聖人之洗心此易之原也而其實則皆神之所爲者也

夫易何爲者也無思本無爲而天下之爲莫非易爲之也開物成務本上章通志成務意總之謂聖人作易爲

通志定業斷疑設也　朱子曰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古之時民淳俗仆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之趨吉避凶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是人物務是事務冒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出不得他箇　潘雪松述曰民之生蚩蚩耳不牖其衷孰爲之開夫易吾見其開物矣開物者知其未然也事之初起冥冥耳不決其趨孰爲之成夫易吾見其成務矣成務者定其當然也天下之道前而已往後而將來無窮極矣而不示其歸則統之無宗會之無元夫易吾見其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天下萬事萬民之

終始無能出乎此也是以聖人以其開物者通天下之志以其成務者定天下之業以其冒天下之道者斷天下之疑彭山曰此言易道之大所以佑民而聖人用之以化天下蓋爲卜筮而發也

是故承上而言聖人自有作易之本也尸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心矣首三句輕引起　潘雪松述曰蓍數七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卦數八八八六十四象陰方韓註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圓象神卦以方象知也惟變所適無數不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貢告也六爻有

吉凶之義變易以告人也羅康洲曰尸卦何以下箇德字爻何以下箇義字尸得之爲尸之變卦得之爲卦之體爻則因時之宜以爲動耳洪覺山曰義者德之用也大凡天下之物員者不滯方者不移故如此下字員即神方即知非員神之外別有方與知也貢取貢獻之義謂把吉凶獻出與人看也

聖人一心原具有此尸卦爻之理更沒些私意在內何等瑩潔澄徹恰如把此三者洗濯其心至潔淨至精微也洗心中淵涵神知却渾然不見有神知其退而藏之於密也與天地之靜專靜翕一矣朱子曰密是主靜處

萬物出焉又曰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也退字藏字俱有味如人退入去藏在密室中誰能窺之

語類曰聖人胸中都無纎毫私意都不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湛然純一都無一毫之累更無些跡所謂退藏於密也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却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誰人會恁地非古人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此神武不殺者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摧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這便是神武不殺

程敬承曰聖人妙處惟藏之密密即寂然之體神知之

含也德合天地鬼神、而心涵宇宙民物、民所患者吉凶、聖人隱隱通之矣、蓋聖心自有卦爻吉凶故吉凶與民同也吉惟患其不即、凶惟患其或罹、乃其間幾有先而未兆理有定而可據、惟取諸此心密藏之神知、一一坐照之○故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即員神也、知即方知也○朱晦翁謂用神而不用尸、用知而不用卦是也又曰退藏於密是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也、不犯手

洪覺山曰洗心退藏於密、自然心合卦爻與民同其吉凶而無二理、故能與民同患、故能如易之知來藏往、故

能明天道察民故能興神物以前民用藏往以上言其理興神物以下言其事也凶宜患矣而吉亦云同患者聖人憂民之心也蘇紫溪曰聖人視斯民之吉凶如我自家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蔡虛齋曰神以知來即占事知來知以藏往即象事知器藏者素明於心以其既往自有素蓄的道理在故謂之藏不待推者也陸庸成曰夫神内啟知故言知來知含于神故知來之知即以藏往蓋知出于神縱可坐照天下之來而知不離神其未來之理在退藏中莫非往也是感遂通未嘗不寂聖心與蓍卦之易一而巳與於此者指伏羲也

方魯岳曰聖人之德、能員能方、能出能貢、蓍卦爻之德于一心、純理無欲、若或洗之、純理之心、藏于至密而神智自出、不察而明、不殺而武、一德之迎也、神武不殺承聰明睿知來、聖人之聰明不以見聞、睿知不以思慮、即神武之威不以殺伐、神其武也、是無卜筮而知吉凶之兪也、楊止菴曰神武不殺、是妙其神武之用、無以作爲意、總之以四字言。則曰聰明睿知。以二字言。則曰神知。不著字眼言。則曰洗心。其爲心易一也。又須識得此條、通是聖心未用之易。即同患知藏。皆預料他如此猶中庸所言容執等意。直至下節方是作用之實。語錄

甚明朱子曰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

朱子曰天之道如陰陽變化春何爲而生秋何爲而殺夏何爲而暑冬何爲而寒皆要理會得民之故如民生日用皆是吉凶與民同患三句皆已具此理但卻未用於蓍龜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蓍龜乃是發用處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就蓍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聖人自有此理又用蓍龜之理以神明之　按是

以字承洗心來惟其有洗心之易是以有尸卦爻之易也明察即上神知之用是自然的非必如何明之察之也與神物前民用不必分承天道民用與神物正所以前民用前民用正所以承天心也張幼于曰以爲神耶則旣物于物以爲物矣則神所寄焉夫是之謂神物前民用即上文通志定業斷疑也前字下得好顓蒙之俗眛於趨避得神物而前之耳　龔氏曰剛柔變化自然之道也其體幽以遠故欲明之吉凶悔吝使然之故也其用顯以近故欲察之明察者聰明睿知之符也蓍植而知數龜動而知象神物也其用則得人而後興　彭

山曰聖人以百姓迷于吉凶之故雖父兄臨之師保誨
之官法之亦不知畏也所畏者惟在鬼神且如蠻夷氐
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
國不同俗然皆各信其神以知來事而况于百姓乎故
因其明而通之以卜筮也民用前而聖人之患釋矣其
以此齋戒又以此洗心之符也神即知來之神明即藏
往之知彼則無待而此若有待非有待也蓍之物不自
神也其靈即在人心也吾之心能神明夫蓍之德則蓍
亦神明而應之吾之心將草芥夫蓍之德則蓍亦草芥
而應之故蓍德圓神非聖心之神明不能召其神明也

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程敬承曰聖人以此齋戒諸說謂聖人自用易恐與上下不貫愚意是言神物之興非徒以卜筮推測而謂之神也以聖人齋戒神明而謂之神耳聖人之心豈待卜筮時齋戒聖人之德豈待齋戒後神明想其洗心密藏當自湛然肅然無念不與鬼神通亦無息不與蓍卦之神知合眞若以此之神助我之神以我之神啟此之神故曰神而明之存乎聖人洗德培曰洗心不可知强而名之曰齋戒密藏不可窺强而尊之曰神明總之一境耳洵矣神物非聖人不能與以聖人之德故自神明也

潘雪松述曰有思則與物雜故欲齋齋者所以齊不齊之思有爲則與物敵故欲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人心本神本明本與鬼神合其吉凶非自神明其德何以啟神物之靈非自齋自戒何以能神明其德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蓋以此敎天下也德神而蓍卦之用神矣

陳定菴曰此節正見尸龜之爲神也如云聖人明天道而與神物以前民用則盡天之道周民之用者神物也天之道乾坤變通盡之見象形器而神物生則乾坤變通之意盡之於神物矣神物本具是道而聖人修之以

立法神物利用出入而百姓用之以盡神民生之用周
之于神物矣王註此言易從乾坤而來故更明乾坤也
凡物先藏而后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洪覺山曰闔闢
動靜之機也戶一也先靜後動歸藏先坤之意也孔疏
開閉相循陰陽遞至或陽變爲陰開而更閉或陰變爲
陽閉而還開是謂之變須往則變來爲往須來則變往
爲來隨須改變不有窮已恒得通疏是謂之通見乃謂
之象者前往來不窮據其氣也氣漸積聚露見萌兆乃
謂之象言物體尚微也體質成形是謂器物故曰形乃
謂之器言其著也

陸庸成曰乾坤以陰陽言戶生生之戶也同一戶而闔
闢便分陰陽故變者一而二通者二而一也二不能一
則往窮於伸來窮於屈矣乾知始僅乃爲象坤作成斯
乃爲器是闔闢變通之機生乎蓍而著具之則□神之
用包含而未剖耳在制用者立之而有準故爲法在用
之者由之而不知即爲神至是則乾坤闔闢變化之妙
在斯民日用中而齋戒神明之用自聖心而通于天下
萬世矣　按此節制用咸用利用三用字應與神物以
前民用一用字
潛雪松述曰上言聖人用易以化天下此推言易道在

天地閒而聖人之用易不過盡乾坤變化之神也

朱氏曰知闔闢變通者明於天之道知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者察於民之故也游讓溪曰制而用之謂定陰陽老少之象卦爻尸數之法皆本於乾坤化育之理民咸用之亦以神易之理體事而無不在爲人所共用也語類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易有太極一節是言卦畫所自出不可分上節爲卜筮之體次節爲卜筮之用游讓溪曰合闢變通易之流行

太極者其主宰也如此承來極妥拔易有太極句虛提以爲下文張本易者陰陽之變說箇易字已含兩儀四象八卦在了太極亦即易中之太極不可泛指造化之理言蓋卦爻之理即太極也兩儀四象八卦都是影此理名目兩是陰陽謂之儀者以此奇偶二畫即是那陰陽之儀形也四是陰陽老少謂之象者以此再加四畫即是那陰陽老少之模象也儀象二字都虛影字眼卦字亦然謂以此理懸卦而示人也三生自然都在畫卦時說下節八卦已兼六十四卦看了六十四即八卦之因重耳定吉凶即通天下之志生大業即定天下之業

但此都從卦中自有的說不涉卜筮　潘雪松述曰此推言卦畫之所自出也全重易有太極一句汝吉曰大之言大也惟一爲大惟一大爲至極莫加故畫亘然都者象之曰太極爲氣之元爲天之天一實孔神而萬有蔿形之生所自出故易有太極者一而命之曰乾也一生二而一則一而二者也配一而一曰兩儀儀之言匹也太極無對卽所形擬之若其對焉耳兩儀生四象奇以象剛之七偶以象柔之八重以象太剛之九交以象太柔之六四象生八卦項氏曰凡係詞之稱八卦卽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爲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

之伏羲始畫八卦亦謂六十四卦也朱氏曰八卦定吉凶開物也吉凶生大業成務也張南軒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其生生者所謂闔闢而變通者也太極之所以生生者乃其所以闔闢而變通者也至於吉凶既定無疑趨避生出極大之事功此生生之妙非有所以生生者爲之主宰耶義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有者易中之所有也極者理之至處太極曰太者大之至也易有太極謂一陰一陽之相易有至理以爲之主宰也承上言定吉凶生大業此卦中自有者耳至用之以定

吉凶成亹亹則非尸龜莫與也故此節專贊尸龜功用之大與天地參四時同明並日月尊侔富貴而功齊聖人

潘雪松述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歸重于蓍龜之大邵二泉曰天地日月四時三者盡乎造化矣富貴聖人盡乎人事矣富貴以勢言聖人以道言二者所以造化天下者也是故非天地不立非日月不著非四時不行非富貴不尊非聖人不信天下之吉凶縱橫萬變不出乎是是故蓍龜與蔡焉尸龜所以盡人事之變也

蘇氏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制之

富貴　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决之　徐進齋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化之逝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者爲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爲利而物無不備用無不致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惟聖人爲大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賾者陳而隱者顯矣鉤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者明若觀火則有以决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天

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胡雲峯曰六者之功用皆大也聖人欲借彼之大以形容蓍龜功用之大故以是終焉物與器有別物是天地見成之物如五谷六畜之類器則聖人以意而待制者也致用與爲天下利一例賾隱深遠總之是天道民故分作四項看者固脫洒而二之亦未必非彭山曰賾者蔽於隱之與故賾與隱爲一類以理之不可見者言也探如以手入內而取之索則盡其所求也深者發於遠之源故深與遠爲一類以理之不可窮者言也鉤如以鉤垂下而取之致則極其所至盡即所謂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也

朱子曰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

語類曰人到疑而不能自明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

蘇紫溪曰法象一節只要玩一箇大字易之理本於太極天下之至精也易之用通乎天下天下之至大也

潘雪松述曰蓍龜立而天道人事之用以備固不至神矣哉是故天生神物蓍龜是也聖人則之而立卜筮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變化即變通效天地以闔戶闢戶效

變化以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垂象即懸象見吉凶即著明象此以示人吉凶之占也當其時龍馬負圖出于河神龜負書出于洛九宮八卦皆兆其數陰陽進退皆居于中而道之變化幾之吉凶於此而顯天蓋以此理著于圖書以示人而聖人則之心易之術一天道之自然也傳曰聖人以蓍龜而信天地四時日月之象數以河圖洛書而信蓍龜之象數信矣其不疑也於是乎作易

蘇紫溪曰此節總括上文言聖人之易無一而非天也齋戒神明出入咸用神物之功也而生是神物者天也

天生之而後聖人與之也有神物則有合辟往來之變而是變化也效之天者也有神物則可以定天下之吉凶而是吉凶也象之天者也有神物則有儀象八卦而是卦也觀圖書而作者也河圖洛書當以易書之文爲據易言聖人作之爲作易而發胡爲𤅢叙疇也書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維皇降衷之意何與於洛書也程子謂聖人見河圖而畫八卦分明有獨見者經緯表裏則漢儒誤之耳聖人則之非規規然模倣其方位與數也圖書之縱横黑白不出陰陽易之儀象卦爻不出奇偶即擬形容象物宜也即觀象觀法取身取物也悟一

陰陽字便勘破圖書之義矣數中有理豈必虛中儀中卽卦豈必分其合補其空甚矣啟蒙之支也

游讓溪曰聖人卽蓍䇿以立卜筮然而易之爲書仰觀俯察所取不一故陰陽之變化天地之變化也卦爻之吉凶天象之吉凶也奇偶之成文定象河圖洛書之文也

聖人之作經其大指在明天道以若民性故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故能通其大指則雖卽洛書亦可以知易卽河圖亦可以明範由五行之義同也如以四方四隅

爲八卦之位戴九履一爲九疇之叙或虛其中或總其實牽合比擬雖詳而聖人法天之指茫無可據非知本之學也

羅康洲曰世謂河出圖聖人則之以作易洛出書聖人則之以叙疇不知此河圖洛書相爲表裏無非易之理也蓋天地間無非是箇生成河圖陰陽共居其位主成數而爲言也洛書陰陽各居其位主生數而爲言也生成之數合乃爲易理之全愚故謂則圖可以作易則書亦可以作易彭山曰河圖洛書本相表裏但不若世儒經緯之說而取義於以圖畫卦以書叙疇耳又謂河圖

者陰陽推行之正洛書者陰陽混合之中會而爲一則正在中分而爲二則中在正其理未嘗不同雖名河圖爲洛書洛書爲河圖亦何害耶　陸庸成曰柳考之庖犧氏時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也書之數一三五七九皆奇也于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爲耶二四六八皆偶也于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爲耶若置陰陽而徒其數之九又奚必縱横其數黑白其文耶今按書與圖實相表裏其中五即圖之中宮數也圖以生數統成數書以奇數統偶數故圖主合書主分分者未始不相連也圖一六居下書則一六連矣圖

二七居上書則二七連矣圖三八居左書則三八連矣
圖四九居右書則四九連矣圖太陽一連九者書一九
對位也圖少陽三連七者書三七對位也圖太陰四連
六者書四六對位也圖少陰二連八者書二八對位也
然何以缺十圖之中原爲成數之終以衛五而居沉書
之八位相對皆得十數者故缺也五獨在中凡往來交
錯數各十五以分陰陽老少則向者乾鑿度之説不可
廢也余四明曰則寄於象象顯於效效則彷彿之而已
尸龜圖書皆有迹故曰則日月有象故曰象變化屬氣
故曰效

陸庸成曰尸之神天人參焉者也聖人又因天地者也用蓍以筮即則天之所生蓍策之變化即效天地之運蓍卦之吉凶即象天之所見蓍數之大衍與參伍錯綜即則天地之圖書於是揲蓍求卦之後民得以見所示聆所告知所斷而天地之用無不前矣

潘雪松述曰此篇專言蓍之神然尸之所以神者以其能取出卦之方知六爻之易貢者以示人而定吉凶之占使人得以生大業此所以神也

朱氏曰易有四象聖人所以示吉凶也係辭焉而命之所以告吉凶也易于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者有

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一以貞勝而不顧非聖人不能定也定之者所以斷之也　游讓溪曰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變化之道立象以盡意故曰示即上文示之定理以通天下之志者也係辭焉以盡其言故曰告即上文裁之典禮以定天下之業者也定之以吉凶則趨避之機决矣故曰斷即上文立之太筮以斷天下之疑者也此結上數節之意也　張㒜東曰告之斷之皆所以終示之之意也無非欲趨吉避凶以奉天道而已

陳紫峯曰統而觀之可見聖人作易本於一心原於造

化以立卦爻之法象而裁尸策之變化者無他道也不過使人卜筮以知吉凶成事業而已始之以開物成務終之所以示所以告所以斷也故曰易爲卜筮作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鄧伯羔曰按疏自天祐之非錯簡也疏云人於此易之四象所以示係辭所以告者能依其吉凶斷而行之則鬼神無不祐助無所不利故引易之大有上九爻詞以證之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詞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

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按此章只重一意字前三節言聖人作易之事總之立象以盡意而以乾坤二節申之三節言用易之事貴於得意而忘象而以極賾四句引之作易用易皆非聖人不能也張兩若曰愚按一部易書都只乾坤兩畫包得及論到極處則又并乾坤而忘之所謂聖人之意亦只在一箇神明中會之耳噫語易至此亦精之精矣

程敬承曰前數章贊易之神曰無方曰不測曰不疾不速利用出入蓋詳哉其言之矣而尚未及用易者之以

人而神也故語立象盡意而歸諸神語得意忘象而歸

諸神明之人不有其人而易道豈能自神耶故神者道

之入於無形者也神明者德之體於不言者也人之神

與易之神合其斯爲至妙至妙者歟　敬承又曰通章

發明聖人作易惟立象以盡意君子用易惟得意而忘

象夫象僅奇偶二畫耳而意盡焉卦爻變通鼓舞有一

出於象外者哉故乾坤兩象易之緼也不兩則不交而

易不可見也何者象非形器之粗也有道存焉道有形

而無形者也道與器合而變通行事業著意之盡也當

初聖人見道於至賾至動而闡之爲卦爻詞豈僅可用

以極賾鼓動已哉即化裁爲變推行爲通猶未神明其所爲變通也必也其黙而成不言而信乎得意象中游意象外故黙而不言也自成自信自變自通斯所謂神明其人即前立象盡意之聖人也故又曰存乎德行程子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至於不言黙成則微妙而又微妙者矣

潘雪松述曰朱子曰言之難論者不能盡形之於書意之難傳者不能盡見之於言然則聖人之意終不可見于天下後世乎夫有意斯有名有名斯有象意至賾也聖人于無形之中建立有象因象而得名因名而得意

則言之所不能見者盡矣儨卿曰立象以盡意指犧初
奇偶二畫言立一奇以象陽而名曰乾立一偶以象陰
而名曰坤自有陰陽二畫而言之所不能宣意之所不
能盡者無一不在其中由是卽兩象而設之爲八卦重
之爲六十四卦所以盡情僞也從兩象而係之卦辭又
係之爻辭所以盡言也爻至於變通以盡利辭至於鼓
舞以盡神則聖人之意無餘藴矣
蘇子瞻曰聖人非不欲正言也以爲有不可勝言者故
立象以盡之朱子曰立象盡意不獨聖人有這意思寫
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盡情僞不是聖人有情

又有僞自是卦上有這情僞看來只是箇好不好如剝五陰是要害一陽這便不好的情便是僞如復如臨是好卦便是眞情盡利者占得此爻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盡神者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得則無疑自然使人脚輕手快行得順　洪覺山曰言所以達意也反覆言之猶不足以明易而夫子乃反曰立象以盡意何也象者易之原也天下之道所由生生者也因象生卦而天下善惡見矣善惡見而意盡矣善惡者情僞也言情僞而不言善惡者善惡之所由分也意爲之也斯其足以盡易之道乎然恐猶有所未盡者故又

曰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利者善之得也神者意之微也係辭旣告之矣而又譽之大之懼之危之扶之抑之或發其微而闡之皆所以盡神動天下之心使之審意研幾以亹亹趨于善利而不自知也

蔡虛齋曰書不盡言繫辭亦書也如何能盡言蓋易是箇稽實待虛之言只依卦爻之象說箇道理在隨甚樣事都該得隨甚樣人都應得所以能盡其言也　楊止菴曰自卦設情僞可盡而未有辭則情僞不著故又繫之以辭情者吉辭僞者凶辭盡其言矣盡意盡情僞盡言者皆所以爲天下利利卽爻辭中之利無所不宜是

也又恐其利有所未盡也則又于上下往來之變有以通之

易述朱氏曰變通者陰極變陽陽極變陰當變而變則通不變則窮窮非通也又曰陰陽之老者必窮窮則變

盧中菴曰有象有卦有辭而無變通則易爲確定之物不能相通其不足與適用明矣何利之盡利是便利之利無適不順也言隨時變通而適於用也

游讓溪曰象旨消息進退惟聖人能通其變使之不窮則以利用而盡利若否太剝復其用不同皆時變之所爲也連山首艮首尚忠也歸藏首坤尚質也周易首乾周尚文也皆順風氣以濡人此變通盡利之去者

姚承菴曰鼓之舞之聖人固無是法也象彰於卦辭利

顯於變通中間自含一種躍然趨避之意在此種意思

民咸用之而不知誰之所爲之謂神　荀爽曰鼓者動

也舞者行也人心無疑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

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

而然不知其孰使者所謂盡神也

程敬承曰聖人何意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此意非言

所能盡又不能使天下黙諭吾意則有立象以盡之而

已情僞象之淑慝也言象之精蘊也變通象中摩盪之

機也鼓舞象内自然之用也鼓舞不出變通之外即鼓

舞之以變通之利耳蘇子瞻曰孰鼓之歟孰舞之歟莫

適爲之則謂之神神盡則聖人之意無弗盡矣

按上文立象盡意只說得一箇大槩而立象之所以盡意處未曾昭晰故復提乾坤其易之緼以申釋之以見乾坤二象之不可不立也其實乾坤二卦是聖人觀天觀地模寫出來有天地而雷風山澤水火皆在其中矣有乾坤而六子及諸卦爻之變化皆在其中矣若無乾將何物變爲陰若無坤將何物化爲陽故易不可見易不可見則乾自爲乾亦止於一乾坤自爲坤亦止於一坤而乾坤或幾乎息矣乾坤變化那有息的時節乾坤必不可息則必不可無乾坤二象之立也張幼于曰畫

以兩而相並故曰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故曰立乎其中畫不列則道無由自見道不著則畫不能自行　張爾若曰縕與門別縕是從他包蓄處說門是從他生出處說易之縕即誠齋所謂乾坤二象乃六十四卦之奧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是也乾坤成列以下正見其爲易之縕惟其爲易之縕此二象之不可不立也形上節正見盡意處形即象也而道器融貫變通事業出焉則意盡矣

是故字承上乾坤來形而上形而下所以俱言形者見得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只言上者道下者器却成二

片矣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朱子曰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至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又曰只是一箇道理但却形器之本體而不雜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裁行措這道

程敬承曰象形也奇偶二畫是也當初聖人畫象本以該載道理特理無形而奇偶有形有形者即以形天地間之無形者故形一耳非果有上下兩層也道與器亦

一耳非果有精粗兩岐也盖自易之理言則爲形上而曰道自易之畫言則爲形下而曰器言理有成象如成器也大意謂此象一立而天地間之無形者有形者都該載其中以明乾坤二畫有許多包蓄云耳是故有自然之變通有自然之事業特因化裁推行舉措而后見原非待此而後有也此二象之足以盡意也　方魯岳曰道形上器形下道器本不相離也凡人所學總屬之下莫載莫破皆下也其理不可見削則上也不徒曰上而曰形上形即器也安得求道於器之外乎　楊止菴曰道本於無形器形于有象器不涉于一體局于一隅

是一變通而道之用行矣舉而措之于天下之民得以成事定業故謂之事業　潘雪松述曰形者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以上則無體故謂之道自此以下則有體故謂之器道器二字分明說出乾坤陰陽奇偶之妙仲虎曰理一而神氣兩而化聖人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故謂之變理無窮畫之生也亦無窮聖人則裁制之爲六畫爲上下爲內外裁有定體行無定用如乾之變當潛而行潛之事則潛爲通當見而行見之事則見爲通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蘇氏曰道者器之上達者也器者道之下見者也其本一也化之者道也裁

之者器也推而行之存有一之也龔氏曰有道有器則乾坤全而易見故化而裁之謂之變易之與物化也推而行之謂之通易之與時行也有道器以爲體有變通以爲用故曰舉而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張雨若曰化是陰陽本有的經聖人裁過便喚做變化已是漸次將變的了變便變了他如陰窮於六將化爲陽聖人就裁之而爲陽盡把那陰的頭面都改換了所以謂之變孔疏陰陽變化而相裁抑之謂之變也陰陽之化自然相裁聖人亦因此而裁抑也　朱子曰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裁爲四時一時裁爲三月一月裁

爲三十日一日裁爲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而推行之卽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乾乾不息是我當行者措此于民則謂之事業也事業當屬聖人　吳雲石曰推行是陰窮則推而行之於陽陽窮則推而行之於陰故曰通韓註乘變而往者無不通也孔疏因推此以可變而施行之故謂之通

游讓溪曰變謂道之將變化育流行不無盈虛消息之異聖人因而裁之若寒暑剝復否泰損益之類通則將變之大用也道之宜民而無弊者是也變而通之與天下之民共由之使之利用厚生而爲聖人之事業也

張幼于曰謂之變謂之通者變通之義理存乎變存乎

通者變通之功用其要在乎通不通不足以成變也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無悔便是通

陸庸成曰惟乾坤爲易之緼故形上之道卽形下之器而有惟易行乎中故遂接化裁之變變通非徒數也數乘道往道與器偕舉措非徒法也緣法得器緣器正道此聖人之意所以盡也然未及卦詞故復提象爻以申設卦係詞之意因以爲用易者地耳

潘雪松述曰質卿曰聖人作易之始惟立象耳象立而意斯盡故得聖人之意而後得聖人之象得象而後得

聖人之爻是故夫象接上文中言象之所由立也張氏曰不曰是故夫爻者爻因象而係不得與象並也

程敬承曰聖人見天下之賾見賾之皆道也見天下之動見動之皆道也惟見道於賾而立卦故卦可用以極賾惟見道於動而係詞故詞可用以鼓動洪覺山曰極者極數之極鼓者鼓發之鼓道無可見可聞辭以鼓發之使聞于人人也正義以鼓爲發揚是也　胡雲峯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極發天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　語類曰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

否只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爲其所當爲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

陸庸成曰卦象天下之至賾故極賾者存乎盡情僞者也爻效天下之至動故鼓動者存乎盡言者也化裁就尸策內陰陽自然之化或七八或九六裁之爲用動用靜之準所謂惟變所適者乎而變始有所值則行有可推矣前謂之變通者變通因化裁推行而有也存乎變通者化裁推行因變通而施也此作易用易之別神明者神明乎變通得其意而忘其象也默成二句正其神

明處成即成性之成固有之謂也信乃信心之信合一之謂也德行得於心以爲行所謂知來藏往之人歟說作易終之盡神說用易終之神明信乎變化之道一神之所爲而已

雪松曰化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裁有定體行無定用皆所謂意也存乎變存乎通卦爻之妙原如是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而人之所以神而明之者存乎德行曰默成則得意忘象貫道與器有渾全完具之妙曰信則冥乎幽契之意前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此曰默成前言問焉以言受命如響而此曰不言而信有如是之

人斯易道不虛而聖人立象之意始盡自形上而放諸事業由微而達于著也自至賾而極於德行由著而歸於微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微矣哉

按六存字猶言在也此皆用易之事然極賾四項亦止引起下文之語須逝重神明句用易而至於神明則意得象忘有超然卦畫之外者矣張氏曰神明是吾心本體神妙萬物何象之圍神無不通何象之拘化裁推行不過吾心之用耳夫是人也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凡理以神悟而實得于心道以神合而實體諸心者必不事於言說也此以成德爲行故曰德行陳紫

峰曰以德爲行涵養深而神化備矣張幼于曰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于民后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於己　方魯岳曰成于默信於不言不以微乎而存乎德行故君子育德果行以俟其成而無取於窈然者

程敬承曰默深潛玄邃之謂聲臭俱無之境也默則神完而德全故曰默而成之不然稍有泄漏便有虧欠矣信何以不言也人心疑則有言不疑而何言焉見之真而行之篤得諸心而體諸身不徒言也亦不容言也道還於默而心冥於神至矣哉所謂神明其人乎上係末

章歸重德行下係末章亦首揭出德行二字合而參之此之德行倘即所謂乾坤易簡者乎不言單就言上說默則匪第不言也敬承又曰成變化猶事擬議曰默成則并擬議忘之矣形上之道渾無形聲默即道之真體也默而成之神之所爲如此耳此章一篇雖雜出其大旨不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楊誠齋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首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欲學者自得於書言之外也而終之曰神而明默

而成不言而信則易果非書言之所能盡而人當得意忘言求之身心之外矣　約說曰上係詞十二章前六章賛易之道後六章賛易之用易之道在造化易之用在蓍卦也